

续资治通鉴长编

續貴州通志卷之四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五十二

宋 李燾 撰

仁宗

慶厯四年九月辛酉田況奏保州平

壬戌詔保州官吏死亂兵而無親屬者官為殯殮兵官不從賊被害及戰沒並優賜其家近城民田遭蹂踐者蠲其租 河北都轉運按察使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張盥之落職知虢州降轉運按察使刑部郎中直史館張沔為工部郎中知汝州提點刑獄司勳員外郎王儀知澤州緣邊安撫使兼知雄州四方館使滎州刺史王德基為西上閤門使同提點刑獄東頭供奉官閤門祇候王秉安撫都監東頭供奉官閤門祇候趙牧並為西

頭供奉官走馬承受入內西頭供奉官宋有言為入內

殿頭大名府路都部署程琳以嘗調發兵馬真定府路

都部署李昭亮緣邊都巡檢楊懷敏嘗領兵至保州並

特免罰初盃之聞保州亂自魏馳至城下召諸將部分

攻城使人謂懷敏曰不即來當以軍法從事既至就坐

又以兵自衛盃之曰諸軍方集獨敢以兵隨左右豈欲

反邪因叱去衛者故懷敏深恨盃之嘗密奏殺盃之則

賊降矣會富弼力為盃之辯上意解猶坐前事落職富弼

乞免責降河北監司奏議在第五卷張盃之首我即降

與盃之不協密奏賊於城上呼云得張盃之使奉劍往即

願賜盃之首以示賊宜可降上從之遣中使奉劍往還

軍中斬盃之首以示賊宣撫使富弼遇之亟遣中使還

卒故斬都轉運使頭此後號令何由得行上乃落盃之

待制降知虢州按以叛卒故斬都轉運使頭本朝故無

此事况仁宗之盛德乎今不取若謂懷敏深諂盃之欲

令重貶則可爾

知定州皇城使賀州刺史王果降知密州坐

攻保州城多殺傷士卒也 詔諸路巡檢禁軍指揮使

特添支錢月一千副指揮使七百副都頭以上五百廂

軍指揮使七百副指揮使五百副都頭以上三百

乙丑龍圖閣直學士右正言知成德軍田況爲起居舍

人步軍副都指揮使感德軍畱後李昭亮爲淮康軍畱

後知定州洛苑使普州刺史入內內侍押班楊懷敏領

通州團練使賞平賊之功也昭亮初以叛卒女口分隸

諸軍而輒有私入其家者保州通判馮博文等亦效之

都轉運使歐陽修捕博文繫獄昭亮皇恐立出之修因

劾昭亮上置不問 西界內附蕃官莽布賽爲右千牛

衛將軍居汝州

當考



丙寅贈故西京左藏庫副使保州廣信安肅軍緣邊巡  
檢都監王守一為成州團練使錄其子三班借職懷懿  
為西頭供奉官保州緣邊走馬承受劉宗言為左千牛  
衛將軍錄其子景賢為右班殿直  
丁卯以右侍禁郭逵為閤門祇候 升保州無敵第五  
指揮為雲翼指揮

戊辰鄭州言太尉致仕許國公呂夷簡卒帝見輔臣涕  
下曰安得憂公忘身如夷簡者贈太師中書令謚文靖  
自上初立太后臨朝十餘年內外無間天下晏然夷簡  
之功為多其後元昊反四方久不用兵師出數敗契丹  
乘之遣使求關南地頗賴夷簡計畫選一時有名之臣  
報契丹經略西夏二邊以甯然建募萬勝軍雜市井小

人浮脆不任戰鬪用宗室補環衛官驟增俸賜又加遺契丹歲金繒二十萬當時不深計之至於後世費大而不可止夷簡當國柄最久雖數為言者所詆帝眷倚不衰然所斥士旋復收用亦不終廢其於天下事屈伸舒卷動有操術後卒配食廟庭為世名相始王旦奇夷簡謂王曾曰君其善交之卒與曾並居相位後曾家請御

篆墓碑帝因慘然思夷簡書懷忠碑三字以賜之此據夷簡

新傳執史筆者頗為夷簡道地當別刪修乃可呂氏家塾記云皇祐初王沂公家始乞御篆碑額仁宗同日自

製二碑名親書以賜二家沂公曰旌賢碑文靖公曰懷忠碑各三字王子和乞上為沂公親書碑文上曰呂夷

簡何故無請左右曰非故事也遂請書懷忠碑賜之以墳寺為懷忠薦福院為改馬亭鄉為懷忠春明退朝錄

云懷忠踵沂公而賜誤也實錄云懷忠之碑四字亦誤今不取

庚午刑部尚書平章事兼樞密使晏殊罷為工部尚書

知穎州殊初入相擢歐陽修等為諫官既而苦其論事

煩數或面折之及修出為河北都轉運使諫官奏留修

不許孫甫蔡襄遂言章懿誕生聖躬為天下主而殊嘗

被詔誌章懿墓沒而不言又奏論殊役官兵治僦舍以

規利殊坐是黜然殊以章獻方臨朝故誌不敢斥言而

所役兵乃輔臣例宣借者又役使自其甥楊文仲時以

謂非殊之罪云蘇轍龍川別志云晏殊作相入大王府疾

知誰作相上曰晏殊也王曰此人名在圖讖胡為用之

上歸閱讖得成敗之語并記章懿誌文字欲重黜之宋

產以殖私多役兵而規利以它事罪之殊免深譴祁力

也按元儼以此年正月十二日乙亥薨殊以九月十二

日庚午罷自春初至秋末凡半載有餘乃罷殊相此蓋  
妄云然諸書亦多  
有是說今並不取  
為右侍禁監岳州茶鹽酒稅監保州都監西頭供奉官章貴



馬監押左班殿直侍其臻爲右班殿直監曹州倉徒監  
保州屯田務右侍禁賈世永監鄆州倉保州廣信軍管  
界巡檢右侍禁史克順澤州管界巡檢保州指使三班  
奉職張瀆決脊杖二十刺配沙門島貴本劉從德家奴  
也從德卒恩補班行累遷西頭供奉官權保州廣信軍  
安肅軍緣邊巡檢至是權保州都監會兵叛貴雖不能  
死節然屢發奏城中又日趣亂軍降及城門開居民賴  
貴不甚被殺害臻父知安肅軍領兵會城下城中疑爲  
內應屢欲斬之求哀得免世永解舍在南關城裏偶入  
城遇亂遂被畱及田況以敕榜招諭世永爲亂卒遣出  
城見況欲得走馬宋有言入城乃開門有言旣不去嘗  
令世永復入城諭亂軍克順解舍在東關門是日領兵

與亂軍格鬪矢中其胷瀆府谷人應進士舉因府州防  
 城免解授長史試方略得三班奉職未仕時嘗犯徒刑  
 韋貴既勸諭亂軍瀆乃言我嘗讀法書此非可赦之罪  
 也御史包拯言韋貴罪大責輕如未欲便行嚴斷即乞  
 於遠惡處編管不從 戶部判官殿中侍御史趙祐言  
 近乞上殿奏事得旨尋牒閣門須索申狀仍要出身文  
 狀兩本比至引對已經七日竊緣臺諫之官俱職言事  
 臺官則具奏候旨諫官則直牒閣門事體有殊欲望許  
 依諫官例直牒閣門詔免供家狀

此據會要九月十二日事今時見庚午當

考

辛未保州指使三班借職臧稹為奉職稹見保州兵亂  
 走入甲仗庫被甲馳至定州告變故賞之

壬申參知政事賈昌朝言用兵以來天下民力頗困請

下諸路轉運司毋得承例折變科率物色其須科折者

並奏聽裁卽雖有宣敕及三司移文而於民不便者亦

以聞從之范仲淹奏乞置官專管每年上供併軍須雜物與昌朝所言略同實錄獨不載當考

乙亥田況上保州城下官員有功者第一等三人詔遷

兩資第二等三人遷一資第三等一十三人與減二年

磨勘第四等二十八人第五等十五人並賜銀絹有差

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使工部郎中直昭文館徐

的爲度支副使荆湖南路安撫使先是自淮南受詔

卽湖外招輯叛蠻旣至再宿會蠻酋相繼出降三司以

郊祀近宣召還辦計事旣還蠻復叛於是更遣的安撫

的尋卒於桂陽再宿而蠻酋出降蠻酋當是鄧文志黃

文晟等也文志等授官在十月是出降必十月初的先  
自淮南至湖外時可以道里約度也歐陽修疏云王絲  
方在路又遣徐的王絲以三月三日受安撫之命其在  
路必是四月間則不應云再宿蠻酋出降蓋鄧文志黃  
文晟等出降乃十月初事又按余靖奏議五月間黃捉  
鬼嘗投衡州為陳執方所殺傳稱再宿蠻酋出降或指  
黃捉鬼也反覆推尋的先至湖外必是四月  
末五月初其再至必是十月或十一月也

丙子殿中侍御史荆湖南路體量安撫王絲為侍御史  
廣南東路轉運按察使兼本路安撫初遣絲安撫湖南  
尋又遣徐的諫官歐陽修言臣嘗患朝廷慮事不早及  
其臨事草草便行應急倉皇常多失誤昨湖南蠻賊初  
動自昇州差劉沆知潭州授龍圖閣學士令專了蠻事  
沆未到湖南又差楊畋作提刑又令專了蠻事畋未到  
又差周陵為轉運使令專了蠻事周陵差敕未到又自  
朝廷差王絲安撫令專了蠻事王絲方在路又自淮南



遣徐的往彼令專了蠻事不惟任人不一難責成功兼  
彼數人一時到彼不相統制凡於事體見各不同使彼  
一方從誰則可若所遣皆是才者則用才不必人多若  
遣不才雖多適足爲害此臣所謂臨事倉皇應急草草  
之失也今劉沆自守方面不可動楊旼周陵自是本路  
不可動徐的於數人中最才又是朝廷最後差去可以  
專委責成其間惟有王絲一人在彼無用可先抽回近  
觀絲有奏請欲盡驅荆南土丁往彼捉殺臣曾謫宦荆  
楚備知土丁仔細若果如此則必與國家生患朝廷雖  
不從之然絲處事可見矣若絲到彼默然端坐並無所  
爲一任徐的等擘畫則絲在彼何用自可召還若其自  
以身是臺官出稟朝命恥以不才默坐於中強有施爲



竊慮的等不能制絲又州縣畏絲是朝廷差去從其所

見誤事必多臣尚恐大臣有主張絲者遂非偏執曲蔽

於絲不欲中道召還彰已知人之失護其不才之恥未

肯抽回即乞諭徐的等專了蠻事只令絲至一路州軍

徧行安慰訖即速還庶無甚敗奏人不報而絲在湖南

凡十月蠻既衰息乃徙廣東王絲竟了蠻事此據范仲

慶厯中湖南蠻人亂攻劫郡縣言事者或請夷滅或議

招納歲時未決生民甚苦之朝廷選御史往究其事以

誅蠻人一級萬錢士卒貪之往往害樵餉之人以為功

當生致之自是無枉戮者必指其鬪地以為質其可擒者

與士卒同惟石硤銓景二洞聚黨數千絲促官軍力破

之斬首數百級招安三千人餘皆竄匿英連韶間自是

衰息朝廷獎絲之勞遷侍御史賜金紫充廣南東路轉

運按察使仲淹稱絲如此而修劾絲乃如此不知何故

絲女婿馮京豈京有以欺仲

淹乎今兩存之更俟考詳

丁丑元昊復遣丁守素尹悅則等來議事按實錄答契丹書云延州

奏今年五月楊守素將誓文入界今月五日蓋九月甲午也

素於何處滯雷逮今始到又前奏云楊守素此云丁守素不知守素是一人或

文者否當考或丁守素即楊守素也

辛巳降同提點兩浙刑獄崇儀副使柴貽慶為宣州都

監坐不即按舉錢仙芝錢仙芝以三月癸酉坐贓敗王琪邵飾五月庚

午坐按發仙芝在諫官奏劾之後皆責官而貽慶至九月辛巳乃及於責不知何也當考

癸未前鎮戎軍巡檢右班殿直閤門祇候李良臣為內

殿承制閤門祇候鄆州都監更名泰定川之敗良臣為

賊俘致契丹朝廷始以良臣死事嘗贈左千牛衛將軍

梅州刺史後聞良臣尚在諫官田況請且存恤其家因

封其母妻而錄其二子至是脫身來歸上特貸而用之

御史中丞王拱辰言良臣雖能終自拔前不死戰爲俘  
實爲罪今遽增六官復故職無以示後李廣漢名將陷  
匈奴得還議當斬贖爲庶人蘇武不屈節白首歸漢才  
得典屬國古之馭將法義如此良臣宜待後效不聽  
甲申樞密使吏部侍郎杜衍依前官平章事兼樞密使  
衍務裁僥倖每內降恩率寢格不行積詔旨至十數輒  
納帝前諫官歐陽修入對帝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  
耶凡有求於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  
也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賈昌朝爲工部侍郎充樞  
密使資政殿學士工部侍郎知青州陳執中爲參知政  
事先是傅永吉以誅王倫故驩遷得入見上面獎之永  
吉謝曰臣非能有所成也皆陳執中授臣節度臣奉之

幸有成爾因極言執中之美上益嘉永吉之讓且賢執中因問永吉曰執中在青州凡幾歲對曰再歲矣未幾謂宰相曰執中在青州久可召之遂詔執中參知政事於是諫官蔡襄孫甫等爭言執中剛復不學若任以政天下不幸上不聽諫官爭不止上乃命中使齎敕告卽青州賜之且諭意曰朕用卿舉朝皆以爲不可朕不惑人言力用卿爾明日諫官上殿上作色迎謂之曰豈非論陳執中耶朕已召之矣諫官乃不敢復言諫官蔡襄言元昊使人至已數日如聞誓書大體頗如朝廷約束兼余靖使北已有回奏別無齟齬之意臣竊謂宜速行封册今契丹舉兵西鄉在未勝負以前使使報之度其勢必不暇它議苟有所埃契丹幸而勝元昊則其志